



福柯思想 的历史之维

王建志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福柯思想的历史之维

王建志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柯思想的历史之维/王建志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5607-6226-5

I. ①福… II. ①王… III. ①福柯(Foucault, Michel 1926-1984)—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3435 号

责任编辑:尹凤桐

封面设计:张 荔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300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沂南县汶凤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5.875 印张 162 千字

版 次: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山东科技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BJRC20160508)

山东科技大学人才引进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2015RCJJ050)

山东科学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前 言

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不仅要有一双洞察人类当下生存现状的眼睛,还要有囿于时代却又超然于时代能独立思考的品格,这是与时代思想定式的“决裂”,更是一种“精神的反抗”。反思当下时代人的生存状况,质疑和批判当下各种“话语”的正当性,寻找人类生存的未来可能性,这是一个思想家自觉融入人类思想史该有的担当,而这些,用来形容法国思想家福柯最恰当不过了。纵观福柯一生的思想探索,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他不断地在反思和追问:在启蒙运动这个思想史事件的延展中,现代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是否真正让每个主体性个体在理性的启蒙下实现了自由?如果真的如福柯所言,启蒙的承诺——已经走向了反面,在理性自身的领域之内被颠覆,越来越远离自由,那么人类当下和未来的生存样式会是如何?

我对福柯思想的历史之维的理解和分析起于福柯曾经在《何为启蒙?》一文中把自己的思想历程称为“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本书正是紧紧围绕着这一点来安排结构的,而行文又是围绕着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来展开,并且尽量保持着问题之间的逻辑性和连续性。这样,每一章和每一节的内容之间就成了对一系列问题的设问和解答。

第一章第一节是对福柯提出“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的缘由的分析,简单地介绍了他的历史意识的由来以及他关于历史的思想维度。在第二节中,主要分析福柯思想的历史思想与尼采思想之间的关系,这也为文章最后分析福柯与尼采、海德格尔的思想的关联性作一个铺垫。在第三节中,介绍福柯的“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并解释其内涵。

第二章描述了福柯对传统历史观的分析和批判的具体内容,具体分析了两个大的问题。一个问题是福柯是如何评判传统历史观的。本章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福柯对传统历史观批判的具体内容。另一个问题是福柯为什么会批判传统的历史观。本书认为这与福柯对传统的主体哲学的理解相一致,并且在文章中具体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主要解释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福柯“主体的历史”的思想内容是什么;另一个问题是福柯为什么会选择研究知识主体的历史、权力主体的历史以及伦理主体的历史。

第四章主要分析了福柯思想的历史之维度中的关注“现在”的维度。具体问题是:为什么福柯会关注“现在”?这与他的“生存美学”的思想有什么联系?该如何联系尼采、海德格尔思想以及现代社会的现实来评价福柯思想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该如何评价福柯思想的历史之维度?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就成为这一章的主要内容。

曾经有一篇对话文记录了福柯一些关于自己思想脉络的回顾。当时,特隆巴多利问了福柯这样一个问题:“68年事件后,另一种理论潮流重新获得了力量,并且被确认为是青年文化中具有相当分量的一种参照点。我说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霍克海默,以及马尔库塞,他们的作品都成了学生当中意识形态争论的焦点,尤其是马尔库塞,他的影响力要比前两位大得多。抗击压制的斗争,反权威主义,逃避‘文明’,对‘体制’的激



进拒绝,这些主题都成了青年大众的口号,他们带着多少有些模糊的认识争来论去。我想知道的是,您的思想与这股理论潮流有着怎样的关系,您似乎没有直接地探讨过它。”^①福柯回答道:“实际上,要正确地把握法兰克福学派那丰富的理论,需要我们在对他们个人的了解与作品的研究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就我而言,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问题至今还在为人所探讨。其中有一项就是权力的效应,而这些效应是和西方,从16世纪以来,从历史的角度和地理的角度被确定的那种理性联系在一起的。要不是这种特定形式的理性发挥了作用,西方世界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它那独特的经济效应和文化效应。而对于确定这种理性权力的种种机制、程序、技术和效应,我们已经不再能够坦然接受,已经视其为体现资本主义社会特色的压迫形式,或许还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福柯在此指苏联)。那么,我们怎么来把这种理性与这些东西区分开来?难道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启蒙的承诺,即通过运用理性而达到自由的承诺,已经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在理性自身的领域之内被颠覆,越来越远离自由了吗?这是一项根本性的问题,我们都参与了有关的争论,为许多人所熟知。”^②请注意福柯在此用的是“我们”,暗示了他自己和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趋同性——反思启蒙理性通达自由的现实状况,只是福柯把这个思想的路程放在了历史的视阈当中。

1983年4月,福柯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与胡伯特·德雷福斯(H. Drefus)和保尔·拉比诺(P. Rabinow)座谈时,把自己从事的研究工作称为“一种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它包括三个轴线:(1)我们与真理的关系,换言之,我们是怎样被

① Michel Foucault & Duccio Trombadori, *Remarks on Marx*, R. James Goldstein and James Cascaito (trans.), New York: Semiotext(e), 1991, pp. 115-116.

② Michel Foucault & Duccio Trombadori, *Remarks on Marx*, R. James Goldstein and James Cascaito (trans.), New York: Semiotext(e), 1991, p. 116.



构建成知识的主体的；(2)我们与权力场的关系，换言之，我们是怎样被构成运用和屈从于权力关系的主体的；(3)我们与道德的关系，换言之，我们是怎样被构成我们自己行为的道德主体的。这三个轴线正是福柯思想道路的三个维向，但是这三个轴线并不是彼此独立，而是相互杂糅。从知识考古学到话语与权力的谱系学，再到福柯对性经验史的研究，这其中汇入了一个主题，即“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福柯在思想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把历史纳入哲学思考的视野当中，当他在发现启蒙理性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之时，福柯认为：“我们必须摒弃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强加给我们的那种个体性，从而造就主体性的新形式。”^①这也是福柯一直在思考的别样主体化方式的谱系学构想。相应的，福柯的问题就是：“是否存在另外一种迫在眉睫的，以坦诚地臣服于他者、普遍性规则和规范为基准的历史性选择？在法则之彼岸，是否存在一种以关怀自我为运作模式的主体化以及自我主体化的形式？”^②正如我们看到的，他确实找到了别样的主体化的形式，他开始转向古希腊和古罗马，重新思考古希腊—罗马时期以修身实践为导向的美德伦理，重新界定自我、欲望和无意识。

在福柯看来，古希腊—罗马的修身伦理是与生存艺术分不开的。修身就是一种生存艺术，人如何才能恰当地治理自身和治理他人呢？这涉及修身艺术与真理的关系，而这个问题正是《主体解释学》的主题，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讲就是：“确切地说：我并不想取消或去除我曾企图把有关主体性和真实的关系这个问题置入其中的历史向度，而是要让它以一种更一般的方式呈现

① [英]路易丝·麦克尼：《福柯》，贾湜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② [英]路易丝·麦克尼：《福柯》，贾湜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出来。我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主体’和‘真实’这两个要素(不属于实践和通常的历史分析)之间的各种关系是在什么历史形式中相互维系起来的。”^①福柯看到,在古希腊—罗马“有关这个 *epimeleia heautou* (关心你自己)概念,有一大堆文集界定过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态度、各种反思方式,让‘关心你自己’成为一种极端重要的现象的各种实践,这不仅是在表象的历史中,不仅是在概念史或理论史中,而且是在主体性的历史中,或者是在主体性的实践史中。”^②福柯看到,在古希腊,哲学这个有关真理性的知识和智慧的概念,绝不仅仅是一个认知问题,更是一个精神性的实践问题。福柯说:“我们称之为‘哲学’的思维方式,拷问的不是何谓真,何谓假,而是是什么使得存在和可能存在真和假,以及人们能够或不能够区分真和假。如果我们是这样来称呼‘哲学’的,那么我认为我们可以把主体为了达至真理而用来塑造自己的探究、实践与体验称为‘精神性’。这样,我们会把注入净化、禁欲、摒弃、目不斜视、改变生存等一整套探究、喜洋洋和体验称为‘精神性’,它们不是为了认识,而是为了主体和主体的存在,成了达至真理的代价。”^③福柯的这段话意味深长,这关乎哲学本身的精神性问题。西方哲学在漫长的游历后仿佛渐渐失去了塑造主体精神性的作用,失去了“智慧”之“爱”,而古希腊源自心灵的对知识和智慧的“爱”绝对不仅仅是判断知识性的真与假,而更为重要的是生存的实践。关于这一点,柏拉图有一段特别深刻的话:“那些人们,因为他们认真追求生活,他们应该有一个高贵的名称。我不会称他们为智者,因为这只是属于神的伟

① [法]福柯:《主体解释学》,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② [法]福柯:《主体解释学》,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③ [法]福柯:《主体解释学》,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大的名称——他们合适的名字是爱智慧的人。”^①柏拉图在此描述的并不是典型的希腊思想家，而是更为普遍的古希腊城邦的普通人，因为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追寻知识都是为了追寻智慧的生活。“哲学”是“爱智慧”，恰恰说明哲学不仅仅是认知问题，更是一个人的生存实践问题，是一个生存艺术问题，是一个生存理想问题。而福柯所讲的“我们可以把主体为了达至真理而用来塑造自己的探究、实践与体验称为‘精神性’”^②的本意正在此。

著名古典学学者依迪丝·汉密尔顿在其著作《希腊精神》中这样评价古希腊人关于知识（真理）的态度：“希腊人对知识本身并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是注重实际的人。他们渴求知识是因为知识对生活有价值；它能指引人们避歧途而入正轨”，而这导向的将是古希腊人生存的理想：“卓越”。汉密尔顿认为：“（卓越）这个概念是古典世界几百年间的生活基础。”^③而这个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卓越”是一种修身的艺术，是生存的风格，也是生活目标的朝向，有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哲学家苏格拉底，汉密尔顿这样描述苏格拉底：“他的生活也像他的话语那样在人们心中激起了神圣的不满足感，他感觉到自己的内心中有一个顾问，这个顾问指导他的日常事务，并使他的灵魂能够保持恒久的平静。”^④我们看到即使在苏格拉底在死亡面前的平静和坦然，让人类的历史被迫陈述了人的尊严和理性价值的至高性。在当时的古希腊，没有哪个了解苏格拉底的人会不相信“善使人感觉到最真实的存在”，苏格拉底就是这样的一个“实存”。在苏格拉底

① [美]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葛海滨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

② [英]福柯：《主体解释学》，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③ [美]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葛海滨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页。

④ [美]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葛海滨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270页。



去世 50 多年后，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曾经如此评价苏格拉底：“有一种生活，远非人性的尺度可以衡量：人达到这种生活境界，靠的不是人性，而是他们心中一种神圣的力量。有人说，我们作为人要去思考的东西，我们不应该相信他们的这样说法，而要依照我们内心中那种更高尚的东西的要求来生活，虽然这种东西曦微渺茫，但是，其力量和价值远胜其余。”^①这正是“哲学”的真正的精神性，这正是古希腊的“真理”塑造下的主体，所以福柯会说：“他们不是为了认识，而是为了主体和主体的存在。”^②这种对自我主体的塑造，主体在真理性的光照下的显现，正是源于古希腊的修身艺术，而福柯就在“关心你自己”这浓缩了古希腊修身艺术、技术的话语中找到了主体性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这是一种生存的美学风格，也是一种主体生存的别样可能性。

福柯曾经用简单的几个字来评价自己的历史观：“超然旁视又虔敬仰观”^③，作为一个旁观者，他必需头脑冷静而又理智，对历史的真实又要保持着虔敬，这种虔敬是真实的历史本身的显现，也是显现着的真实的历史。对于在二战的战火中成长，感受着权力的压制和暴力，人类文明价值的陨落，虚无化的自由的福柯来说，还有什么比人类历史本身更值得思考的事物呢？

无疑，福柯是现代的思想家，他具有着现代思想家的特点，对于现代人生存状况的忧虑、同情和个人价值的信念仍然是当今这个世界中的两个主旋律。按照伊迪丝·汉密尔顿的说法就是：“这种思想从来都是现代的思想……这种精神体系从来都存在，而且永远也不会改变，它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毁灭的精神，

① [美]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葛海滨译，华夏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69 页。

② [法]福柯：《主体解释学》，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3 页。

③ Michel Foucault & Duccio Trombadori, Remarks on Marx, R. James Goldstein and James Cascaito (trans.), New York: Semiotext(e), 1991, p. 129.

它是批判性的而不是创造性的。柏拉图说:“如果生活中没有批判,那么这种生活是毫无价值的。”^①

最后,我想引用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中评价欧力庇得斯的话语,来评价福柯:“他们首先看到的这个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就是不公正,心中由此激发起了强烈的反抗情绪。他们不会接受常规旧例,因为那经常是非正义的幌子;他们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不惜一切地撕下所有可憎的事物的面纱;他们对一切冠冕堂皇和让人心安理得的事情都提出疑问。他们不是那些‘关心生活中所有的方方面面’的人;他们不去考虑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的美好的事物;他们的眼睛只盯着那些丑恶的事物。但是他们却从来不会感到绝望。他们是反抗者,是斗士。他们从来不接受失败。他们能够深刻的洞察所有的丑恶和苦难,而且觉得它们是绝对无法忍受的,但他们从来不会认为人类的思想遭到了失败,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②

对于福柯来说,在他的内心中有一个壁垒,在这个壁垒中他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和精神,活着做一个自由人,死则无愧于自我的本真性。这正如福柯的精神导师尼采说“成为你自己”一样,他主宰了自己的命运,福柯成为了“福柯自己”,这也许就是最高尚的美学人生,一如他的生存美学思想。

王建志

2018年1月

① [美]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葛海滨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244页。

② [美]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葛海滨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245页。

目 录

第一章 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	(1)
第一节 福柯的历史意识	(2)
第二节 尼采思想对福柯的影响	(19)
第三节 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	(33)
第二章 真实的历史	(38)
第一节 历史起源的“卑微性”	(40)
第二节 历史中的断裂	(48)
第三节 发散的历史	(55)
第四节 历史感性	(61)
第三章 主体的历史	(72)
第一节 知识—权力与理性—自由	(73)
第二节 理性的独白与疯癫的沉默	(87)
第三节 权力的眼睛	(98)
第四节 关心你自己	(107)

第四章 关注“现在”的历史·····	(117)
第一节 “现在”的历史维度·····	(117)
第二节 “关心你自己”与“认识你自己”·····	(129)
结 语·····	(137)
附录 尼采关于历史学价值的沉思·····	(152)
参考文献·····	(166)
后 记·····	(172)

第一章 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

在中国,福柯其人其思已经不再陌生。在当代,可以说福柯是继萨特之后法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著作在欧洲、美洲,甚至是在亚洲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他的思想也逐渐地被世人所接受和认同。有人称他为“20 世纪法兰西的尼采”,有人称赞他为“本世纪的最后位大师”。

任何思想家都不能脱离他所生活的时代,福柯也不例外。这位在战火中度过童年的思想家,对于生命、人世有着深刻的体味。从他自己记叙的口吻中,我们也能深深地感受到他回忆自己“灰色”童年时的隐痛和感伤。福柯一生中研究过很多位思想家,比如黑格尔、康德、马克斯·韦伯、阿尔都塞等,但是给福柯留下更深印象的却是海德格尔和尼采,而其中尼采对福柯的影响尤为明显和深远。福柯曾经说过:“我认为有三类哲学家:我不知道的哲学家;我知道并且谈论的哲学家;我知道但是并不谈论的哲学家。”^①海德格尔属于福柯知道但是并不谈论的哲学家,而尼采属于福柯知道并谈论的哲学家。在福柯的思想历程

^① 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7 页。



中,不难发现,他对尼采谈论得非常多,但是却极少提起海德格尔。

虽然二人对福柯的思想影响很深,但是福柯的写作风格却明显地不同于海德格尔和尼采。品读尼采的书,犹如置身高空,寒冷、凛冽;犹如置身浪尖,你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只能任凭风浪带你前行;犹如置身火山,所见之处都是喷涌的岩浆。读尼采,往往会有一种思想崩裂之感。阅读海德格尔的书,犹如置身于儿时玩耍的河边,阵阵微风,炊烟向远处弥漫;犹如置身幽谷,花香阵阵,清泉汨汨;犹如行走在弥漫着泥土气息的乡间小路,恬淡幽静,犹如农夫口中欢快的歌声。读海德格尔,有一种悠远之感。而初读福柯,犹如置身于潮湿、阴暗的密林,密林遮住了阳光,没有尼采的崩裂,没有海德格尔的悠远,只有迷乱和嘈杂,错综复杂,纠缠不清。越是深入,疑问和迷惑就会越多。

第一节 福柯的历史意识

到底该如何把握福柯?也许我们不得不试图从一些捷径入手。不难发现,西方的思想家的思想往往都带有这样一种明显的“牵涉”:对真理的探求和对自由的向往,或者说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和担忧。尼采和海德格尔不例外,福柯也不例外。当按照这样一个角度去理解福柯时,我们就不难理解福柯为什么会在临床医学、监狱、性领域从事理论探索和研究。

福柯喜欢身着简洁的衣服,白色和黑色相搭,留着光头,年轻时候的照片上还可以看见福柯留着短发。眼镜中透出深邃而凝重眼神,就是这双眼睛在布满灰尘的历史资料和档案中探索,也正是凭借这双眼睛,他洞察人类历史的轨迹,从而在当代思想的星空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轨迹。

福柯是难于把握的,因为他的思想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福柯



自己也曾说过“不要要求我没有变化”。可以说，福柯是行走在思想之路上的行者，穿越过荆棘、黑暗，行走在思想的“边缘”。他对现代人生存的关心和焦虑并不仅仅局限于哲学、文学领域，还包括历史经验的领域。他最终的思想归宿在于为当代人的生存寻找一条“本真”的出路，历史也只不过是他的痕迹。早期他关注自文艺复兴之后这个历史时段，到后期他直接切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中去探寻历史，他像极了一个旅行者。他研究过文学、绘画和艺术，评论过电影，曾经担任过德国等几个国家的法国文化顾问，也曾经在法国的外交部门工作过。他曾经支持学生游行、示威，激昂地站在反抗权力斗争队伍的前面，曾经被警察殴打、被关进警察局。

福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让人感觉无从把握。他既没有把自己看作是古典式哲学家，也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传统型历史学家，而是把自己看作西方文化的考古学家、谱系学家。他在政治上属于激进的左派，尽管如此，他言辞尖锐地拒绝将马克斯·韦伯的思想看作一种思想体系。曾经，他称自己为“尼采式的共产主义者”；曾经，他称自己是“左派无政府主义者”；曾经，他称自己是康德的追随者；曾经，他称赞马克斯·韦伯，说自己的思想如同“兄弟”般亲近韦伯的批判理论。福柯的思想具有多面性，当然这与福柯对自我思想的认知不无关系。福柯曾对外多次强调，他的思想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那么，我们该如何从整体上把握福柯的思想或者理清福柯思想所探索的道路呢？从福柯的自述中不难看出，他是不喜欢别人以一种整体的眼光看待他的思想的。对福柯的思想进行归类，或者像很多人做的那样，从结构主义或者实证主义的角度去评判福柯，都可能磨灭掉福柯的思想特性。这是违背他的意愿的，对他的思想也是最不公的。更多的目光和关注应该放在福柯思想实事的本身，比如，福柯在思考什么？如何思考？思考的初衷和宗旨是什么？